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六月霜 第十一回 耳熱慷慨悲歌 披忱慇懃勸告

卻說越女士和秋女士講論些別後的情形，忽見秋女士身邊掛著一柄倭刀，便問他可是在東洋買來的？眾人聽了，也一齊走來觀看。秋女士回答了一聲「正是」，便把刀解將下來，抽刀鞘，送與眾人看去。又對越女士說道：「小妹以一弱女子身，隻身走萬里，渡重洋，到海外求學，所賴以自衛的，全虧得這把寶刀呢。況且我生平也沒有一個知己，這寶刀清如秋水，凜如嚴霜，抱革命的宗旨，有流血的本領，俠骨」，人不敢犯，殺得人，也能救得人，正和小妹有一般的抱負。所以小妹近來便把他當做個知己，因此上終日和我影形不離的。」越女士笑道：「賢妹好仗義，果然配用這把寶刀。前次聽得你有贈送獄囚使費的一事，真是令人敬佩不遑，真不愧『鑑湖女俠』的四個字。但是你帶了這刀往來重洋，進出內外口岸，那些經過的關口，難道都不來盤查你的麼？」秋女士道：「那些衛身的傢伙，有什麼要緊？外國的文明法律上邊，都許人可以自由攜帶的，沒有什麼犯禁的道理。不要說小小的一把倭刀，就是七響九響的手槍，也可以帶得，這值得什麼大驚小怪！」越女士又道：「在國外呢，那倒本來不怕什麼。所怕的是我們中國內地的關卡，倘被他們看見了，恐怕就要把賢妹當作革命黨了□！」秋女士笑道：「姊姊，怎麼你近來的膽子竟如鼷鼠一般的小了！凡事總要講個實在，不能無憑無證，就把人誣作革命黨的。我腦筋裡雖也有個革命宗旨，但是我的家庭革命，和他們的種族革命、政治革命是冰炭不相投的。我在東洋，見了那些革命黨裡的人物，理都不去理他們的。因為他們這班人，都是些能說不能行的。竟有幾個連『革命』二字也解不清楚，種族的分合是更不懂得，不過隨潮附流混個熱鬧罷了。就是那個徐錫麟，我也嫌他的主義太狹。我和他結交，也不過慕他的一個血心罷了，宗旨是也是各人行各人的。我既沒有政治上種族上的革命憑據，那要怕他們做甚？」越女士又正色的答道：「競雄，你不要這般說。現在外邊是世路崎嶇，實在危險得很！小心謹飭的人，尚且要被人誣陷，不要說像你這般率直無忌的人了。競雄妹子啊，我勸你以後總要留心一些，才是道理。」秋女士勉強點了點頭，說了一聲：「領教。」

正在這當兒，只見一個老媽子進來，說聲：「酒席已安排好了，請奶奶們出去用酒罷。」秋女士立起來道：「姊姊何必如此客氣！」越女士道：「也沒有什麼盛席，不過略備水酒一杯，替賢妹洗塵罷了。」秋女士也不謙遜，便一同走到餐室。大家分賓坐下，那兩個女學生，同越女士的女兒，也坐在兩旁陪席。大家且飲且談，無非又談了些東洋學堂裡的情形，同日本的風景名勝。不一會酒過數巡，秋女士有些酒酣耳熱的態度，忽然間長歎一聲的說道：「縱有千杯，只是難消卻我胸中的塊壘！」說罷，便起身取了把刀，在筵前大舞起來。但見他舞得寒光閃閃，只見刀，不見人，真個是花團錦簇，不讓古人。秋女士舞了一回，重又入席，再喝了一盅酒，便向越女士問道：「姊姊，我醉了麼？」越女士笑道：「不醉！不醉！這是妹妹素來的豪氣如此。況今日久別重逢，理應有這般興致。」秋女士見越女士贊他有豪氣，聽了心中更自起勁，便說道：「古來男女俠客，都是使劍的多。我沒有寶劍，故就把這寶刀，當作寶劍了。」說著，又見那邊擺著一張風琴，便走到那邊，坐了下去就踏，嘴裡說道：「我有一隻寶劍歌，待我來唱與你們聽。」一頭說畢，一頭便按著腔調，且踏且唱起來。越女士和兩個學生靜悄悄的，聽他唱道：

寶劍復寶劍，羞將報私憾。

斬取國人頭，寫入英雄傳。（一解）

女辱咸自殺，男甘作順民。

斬馬劍如售，云何惜此身。（二解）

幹將羞莫邪，頑鈍保無恙。

咄嗟雌伏儔，休冒英雄狀。（三解）

神劍雖掛壁，鋒芒世已驚。

中夜發長嘯，烈烈如鼻鳴。（四解）

歌罷，越女士和兩個學生俱歎賞不已。秋女士道：「姊姊，我酒力不勝了，我們大家吃飯罷。」伺候的婆子便盛上飯來。眾人吃了，盥漱已畢，秋女士又和眾人說了些日本地方的風土情形。看看自鳴鐘已到了兩點十八分了，於是大家安寢，一宿無話。次日，秋女士一早起身，即往他幾個相熟朋友處去，拜望了一天，仍回到曹家渡安歇，一連住了幾日。

這日，正在和越女士閒談些興學創報的話兒，忽見一個人送了一封書信進來，說是「紹興來的」。說罷，便回身去了。這裡越女士把信拿在手中一看，向秋女士說道：「妹妹，是你府上來的。」秋女士聞說是他家中來的信，便接來拆開一看，不覺「阿呀」了一聲，那個眼淚直流的流下來了。越女士見了，便也吃驚道：「什麼件事，妹妹便慌張到這樣呢？」秋女士哭著說道：「姊姊，我的母親不好了啊！」越女士聽了，也著急的說道：「幾、幾、幾時不好的？」秋女士道：「昨日早上八點鐘去世的。我本想在這裡再住幾天，運動那些稍稍開通的女同胞，湊些資本，創辦一個女報館出來，如今是定要回紹一次了。我打算今天就要動身。」越女士見他歸心如箭，也不強留。當日秋女士隨即收拾行李，辭別了眾人，直向紹興進發。一路無話。

這日到了紹興，秋女士上了岸，叫腳夫挑了行李，一徑來到家中。只見牆門大開，裡邊哭聲震耳。秋女士雖是英雄心腸，到此不免也要苦嚔咽喉，大哭起來。也不顧親朋戚族都在這裡，他便從大門外頭哭起，直哭到裡邊，跪在靈前，號啕大慟。眾親友見了，也都替他落下淚來。他的哥哥秋裕章，在孝闈裡頭聽見了他妹子的聲音，便出來把秋女士攙起，兄妹見面，又大哭了一場。眾親友齊來相勸了一回，不消細說。秋女士走進孝闈，和他嫂子相見過了。裕章道：「妹妹，我前日得著你一信，知道你東洋已經回來了。只是你為什麼不早一日回家？如今母親不能見面了呢！」秋女士聽了，不覺又嗚咽起來，說道：「哥哥，我這一番的苦楚，一時也說不盡來。我自東洋動身，到了上海，聞越蘭石姊姊說母親哥嫂都是平安在家，故此我就放下了心，要想在上海乾些事業的。誰想起母親要長別我的呢。我前年出門的時候，母親以年老多病，不能再見為慮，不料今日果應其言。」說罷，又大哭起來。他的嫂子上來把他勸住了。裕章見他妹子哭得這樣的悽慘，不免自己也陪著他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。此刻見他妻子來勸，便也收了淚，對秋女士說道：「妹妹，你且去吃些飯再來。」秋女士道：「我這時候也不覺著餓，停一回吃罷。」

正說著，秋女士的女兒並兒子，他兩個正在後頭玩得起勁，忽聽見人說他的母親回來了，二人連忙跑了出來，叫應了。秋女士見他二人也長了許多出來，便說道：「你二人在那裡玩呢？」弟弟兩個那裡肯實說，支吾了一回，便望他母親懷裡一滾。秋女士一頭撫弄著子女，一頭向秋裕章問道：「哥哥，母親的病是幾時起的？」裕章道：「是前月起的。我回來的時候，病已著重了。至前日下午，便覺模糊不省人事。直到半夜過後，才開一聲口，後來又不開口了。及至臨終的時候，又要了一口茶吃，糊糊塗塗的向吾說道：『你妹子出洋去了。』我回覆他說：『已經回來了。』他聽見這話，便睜著眼，說道：『回來了麼？怎麼不回來呢？』」秋女士聽到這裡，那個苦塊，已噎住在喉嚨裡了。呆了半晌，才又聽得他哥哥說什麼「離異了你妹子，你要不好好的養著他，我在地下不瞑目的。」他哥哥尚未說完，已經把個秋女士哭得不像人了。女士的子女，見他母親這般光景，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一時哭聲震地，把個死人幾乎要哭醒呢。

外頭眾親戚聽見了，一齊進來，把秋女士勸住。又有一個人進來，向裕章說道：「外頭帳房裡有事，請你出去一趟。」裕章答應了一聲，跟了那個人去了。這裡眾人又和秋女士敘了些閒話，並勸他不要過於悲傷了。不一時天又晚了，眾親友也都告辭回去。一宿無話。次日諸事已畢，秋裕章在家守制，這也不消說得。

且說徐錫麟自東洋回來，便在紹興開辦了一個大通學堂，後來又開辦了一個明道女學堂。正因這個女教習一時難覓，他便想著秋女士。聞得已經回國，此刻他在家守孝，尚沒有事，何不去請他出來，擔任這個責任，諒來他也是願意的。徐錫麟打定了主意，

便親身走到秋女士家中，當面和他商量。果然秋女士一口應允，並不推辭。從此秋女士就在明道女學堂，當了一個教習的責任。後來錫麟到了安徽候補，就把這監督的責任，也卸在秋女士身上去了。好一個有才有學的女士，一身兼了兩役。他也不把他放在心上，只是盡心竭力的，把個明道女學堂辦得整整齊齊，女學生便一日多似一日了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秋女士作了一篇白話的淺說出來，命名曰《敬告姊妹行》。他做了這篇淺說，就用印字的機器印了二千多張，派人傳送出去。一時紹興城裡的鄉紳大戶，茶坊酒肆，都送到了。當時作者也在紹興城裡，同了幾個朋友在一片評議居的茶館裡吃茶。看官：這「評議」兩字，倒像不配放在茶館裡招牌上的，為什麼他們紹興人提出這個茶館的招牌來呢？哈哈，原來有個緣故。因為這個茶館裡頭的一班茶客，都是那紹興學會裡頭的會員。那班會員，無論學會裡有事沒事，每日定要到這裡一次，或議事，或閒談，這裡就是他們的敘話所在。所以人把這片茶館，就叫做評議居了。閒言少敘。且說作者那日也接了這篇淺說一看，倒覺得字字有血，句句有淚，實在寫得淋漓盡致。令人讀了一遍，不由的那股熱血，就往上湧將起來。你道他寫的是些什麼呢？諸位不嫌討厭，待我慢慢的想他出來，抄給諸位看看，望諸位見了這種血淚似的淺說，也去念給那些不識字的女子聽聽，庶幾不枉作者抄他的一段工夫了。閒言莫敘，且說他寫的是道

我的最親最愛的諸位姊妹呀！我雖是個沒有大學問的人，卻是個最熱心最愛國愛同胞的人。如今中國不是說道有四萬萬同胞嗎？但是那二萬萬男子，已漸漸的進了文明新世界了，智識也長了，見聞也廣了，學問也高了，聲名是一日一日的進了。這都虧了從前書報的功效！今日到了這個地步，你說可羨不可羨呢？所以人說書報是最容易開通人的智識的呢。

唉，二萬萬的男子，是入了文明新世界了。我的二萬萬女同胞，怎麼還依然黑暗沉淪在十八層地獄底下，一層也不想爬上來？足兒纏得小小的，頭兒梳得光光的，花兒朵兒紮的鑲的戴著，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著，粉兒白白，脂兒紅紅的搽抹著。一生只曉得依傍男子，吃的穿的，全靠著男子。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著，氣惱兒是悶悶的受著，淚珠兒是常常的滴著，生活兒是巴巴結結的做著，一世的囚徒，半生的牛馬！試問諸位姊妹，為人一世，可曾受著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？還有那安福尊榮，家資廣有的女同胞，一呼百諾，奴僕成群。一出門真個是前呼後擁，榮耀得了不得；在家時頭指氣使，闊綽得了不得。自己以為我的命好，前生修到，竟靠著丈夫，有此安享的日子！外人也就嘖嘖稱羨：某太太好命，某太太好福氣、好榮耀、好尊貴的贊美。卻不曉得他在家裡，何嘗不是受氣受苦的？這些花兒朵兒，好比玉的鎖，金的枷；那些綢緞，好比錦的繩，繡的帶，將你束縛得緊緊的。那些奴僕，直是牢頭禁子，看守著。那丈夫不必說，就是問官獄吏了，凡百命令，皆要聽他一人的喜怒。試問這些富貴的太太奶奶們，雖然安享，也是沒有一毫自主的權柄罷咧！總是男子占了主人的地位，女子處了奴隸的地位，為著要倚靠別人，自己沒有一毫獨立的性質，這個幽禁閨中的囚犯，也就自己都不覺得苦了。

阿呀，諸位姊妹！天下這奴隸的名兒，是全球萬國沒有一個人肯受的，為什麼我姊妹卻受得恬不為辱呢？諸位姊妹必說我們女子不能自己掙錢，又沒有本事，一生榮辱，皆要靠著夫子，任受諸般苦惱，也就無可奈何，委之曰「命也」。這句沒志氣的話了。唉，但凡一個人，只怕自己沒有志氣。如有志氣，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，自活的藝業呢？如今女學堂也多了，女工藝也興了，但學得科學工藝，做教習，開工廠，何嘗不可自己養活自己呢？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。一來呢，可使家業興隆，二來呢，可使男子敬重，洗了無用的名，收了自由的福。歸來得家族歡迎，在外有朋友教益，夫妻攜手同游，姊妹聯袂而語，反目口角的事都沒有的。如再志趣高的，思想好的，或受高等的名譽，或為偉大的功業，中外稱揚，通國敬慕。這樣美麗文明的世界，你說好不好？

難道我諸姊妹真個安於牛馬奴隸的生涯，不思自拔麼？無非僻處深閨，不能知道外事，又沒有書報，足以開化知識思想的。就是有個《女學報》，只出了三四期，就因事停止了。如今雖然有個《女子世界報》，然而文法又太深了。我姊妹不懂文字的又十居八九，若是粗淺的報，尚可同白話的念念，若太深了，簡直不能明白呢。所以我就要想辦一個《中國女報》出來，內中用著文俗兩路文字，以便姊妹們的瀏覽。這也算我為女同胞的一片苦心了。

但是凡辦一個報，如經費多了，自然是好辦的，如沒有錢，未免就有種種為難了。所以我前頭想在上海集個萬金股本（二十元做一股），租座房子，置個機器，印報編書，請撰述編輯執事各員，像像樣樣，長長久久的辦一辦，也不枉是個中國的女報了。為二萬萬女同胞生一生色，也算我們女界不落在人後了。自己能立個基礎，後來諸事要便利得多呢。不料我將章程托《中外日報》登了幾日，直到今日，沒有個人來入股的！唉，照此看來，我們女界的情形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想起來實在是痛心的呢！我說到這裡，淚也來了，心也痛了，筆也寫不下去了。但這個辦報的心，就這樣的冷了嗎？卻又不忍使我最親最愛的姊妹姊妹們，長埋在這個地獄當中。所以我今朝和血和淚的做出這篇白話淺說來，供我姊妹們的賞閱。天下凡百事體，獨力難成，眾擎易舉。如有熱心的姊妹，肯來協助我一助，則中國女界幸甚！中國亦幸甚！

眾位，你道紹興的學界紳界女界，看了他這樣痛哭流涕的一段白話，他們應該怎麼樣的起敬他，幫助他呢？咳，真真是再也想不到的！原來他們看了這段白話，也不去起敬他，也不去幫助他。反有一等頑固的紳士，說他這種言語，實在荒唐得很！若使通國的女人，個個依了他這個心腸，不是我們男人反要被女人壓制了麼？所以這件事體，斷斷乎依不得他的呢！

後來，秋女士見仍舊沒人來理他一理，他也無可奈何。只是他這副救拔女界的心腸，終不肯冷的。於是就把自己的心血錢，並在幾個親熟姊妹處借些，拼湊拼湊，就托書局裡頭代印了幾冊報紙出來。然而沒有人去看他的報，他又沒接續的經費，將自己拼湊得來幾個錢用完了，也只得停止了。從此也沒有人去幫助他，他自己又沒有力量，遂將這個辦報的念頭攔了起來。後來見富太守和他親近了些，富太守的母親又愛上了他，將他認做了乾女兒，他便和富太守商量，想要把這個報重新整頓起來。爭奈紹興的那些紳士，又極力的攔撥著富太守，不要幫助他。富太守聽了紳士的話，也便不答應了。秋女士一番高興，又落了一個空，從此把這辦報的頭念丟在腦後，再也不提起了。

直到次年，放過了暑假，不知他怎麼的又把那個辦報的念頭想起來了。不料他正在想這個念頭的時候，就被徐錫麟闖了一個叛逆的窮禍出來。官場正在疑著他，只是尚沒有定他的罪名。那知一個人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就有那個專會拍馬屁、走乖路、害好人的紳士，又把他告了一個從逆。那個富太守也是個只要自己升官發財保太平，就不問問明白，竟以人的性命，當作殺雞殺鴨一樣。得了這混帳紳士的一個稟帖，就如奉了王命了，在牢監裡拿個秋女士綁了出來，押去便殺。咳！真真可惜，秋女士一片熱腸，想要把中國女界的睡獅喚醒，不料他大志未償，為了一個徐錫麟，就白送了一條性命！

女士的哥哥秋裕章，雖然是個男子，爭奈他入了官場的人，早把這「革命」二字，怕得比見了閻羅王尤怕。他聽見妹子為了革命黨死的，便嚇得連自己祖宗傳下來的那個姓都幾乎不要了。雖也曉得他妹子的死是冤枉的，然而終究不肯出頭，替他妹子伸伸這口冤氣。咳，這個秋裕章的心思，也不過是為著這個官兒捨不得罷了，性命還是第二層呢。這也是官場中人固有的性質，也不必獨去責備他的。惟是那些紹興的紳士，為什麼既曉得秋女士的死是冤枉的，也是鉗口結舌，噤若寒蟬，獨不肯發一句公論出來？這也是有關國家大局的事呀，不是專為著秋女士一人的冤枉呢！

倒是那班小百姓心裡，還有些公是公非。聽得人說明道女學堂的女監督秋瑾是被富太守冤枉殺的，便都鳴起不平來了。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一時聚了無數的小百姓，議論得要和富太守問個殺秋女士的緣故出來。當時又有一個本地紳士，聽見說百姓不服起來了，便連忙三腳兩步飛跑到華（府）衙門裡，和富太守說了。富太守聽了，一時也沒了主意。還是那個刑名老夫子，肚裡的鬼計策倒也很多。他聽了這話，便冷笑了一聲，走到富太守身邊，附耳# 了一回。只見富太守頓時笑逐顏開，不似先前那副喪家犬的樣子了。

究竟老夫子說的是什麼話，且看下回便知。